



## 自然与人 ■ 安徽池州 石泽丰

这次去板仓,天公不作美。在当地朋友的热情带领下,我和几位老师是在晚饭后从塔畈乡出发的。进入这片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,一路上,三辆轿车如甲壳虫一般,在雨幕中缓慢地绕山前行,迎面没遇到一个行人或一辆车子。

不要说这样的雨夜,就是月朗星稀的夜晚,据说居住在板仓为数不多的村民也不会出山,这也许是板仓有意的安排,是大自然的旨意。山体挺拔,地势险峻。车子越往深山进发,同行者越有一股隐隐的惊悚感。我没有这样的感觉,我想着的是,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与这里的山民之间的关系。

山由土石生,俗话说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无疑,板仓的山水养育了板仓的人。然而板仓的人呢?在这片森林如此茂密的地方,常年流水不断,他们守着的除了这方山水,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?同行者没有人告诉我。由于是夜间,那晚,我没有看清板仓山水的原貌,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七拐八弯,我们终于到了预订的宾馆。住宿安排好,我真想出去走走,但雨一直没有停。隐约可见,宾馆靠山而建,两边是两条峡谷,它们在出宾馆大门向右约四十五度的轴线上汇合,汇成一股流水,继续向前奔去。

水声“哗哗”然,它超出了白天和黑夜的范围,超出了世俗。无论夜晚再怎么黑,水声依旧,訇然,不绝于耳。流水就在我们的面前,无休无止,把群山的肺腑之言,倾吐给我们,只是很少有人去读它、去懂它,去探究它的下一秒。我是喜欢听水声的,尤其是无人打扰的时候,越是全身心的投入,我仿佛感到自己越往时间深处走进了一层。我始终认为,山谷里的水声,是一条通往大自然怀抱的通道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好在雨不是很大。我走出宾馆,放眼四周,尽是绵延不断的山脉,山间竹木丰茂。当地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农民大叔从山路上走下来,与我在宾馆的拐角处相遇。他热情,见我带伞,便问:“光着头,咋没带伞呢?”我微笑着指指身后的宾馆,说:我就住在这宾馆里。他“哦”地一声,叮嘱我雨天不要走远,不要往山里走。我想,他准是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、这

里的气候。他与我说完不到半个小时,大雨滂沱,飘泼一般,远处的山腰之上,云烟氤氲。从大叔的口中,我得知板仓的森林生态质朴、原始。据说自然保护区内现已查明的木本植物有161科、552属、1564种,其中珍稀濒危植物20多种,香果树、银杏、刺楸、大别山五针松、天目木姜子、天目紫茎等六种植物已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。后来,管理处的人也是这么介绍。

这些植物,与山共生,与时光共生,修着自己品行,无论山外发生了什么,它们自顾自地吐着芬芳与绿意。当地的向导说,它们像极了这里的山民,相互守望,不愿意出山。我想,在早年肆意砍伐的年代,要不是当地的山民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,板仓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原生态的汁味了。

这使我想起,有一次我到一山乡去采访时,一位山民向我讲述了当地人是如何保护生态的故事。他说,在他曾祖父年轻的时候,那里居住着约莫十来户人家,且都是一个宗族的。其中有一个族长,家贫如洗,临终前连一副寿材都买不起。他的儿子为了尽孝,想上山砍树给父亲做寿材。这一举动,却被族长拒绝了。族长临终前告诫儿子,日后不但不能心生伐木取财之念,而且还要保护好每一棵树木,言传身教,子子孙孙要护好这座山。如果个个上山伐木,这片好的山水将失之不再,且自己成了带头的千古罪人。族长的话,儿子含泪地记在了心里,他答应了父亲。父亲最终以草席裹尸,被草草安葬在那座山上。从生态上看,大自然以其法则,赐竹木于群山之上,造福于民,无可置疑。正因如此,群山才能积千万年的光阴,在岁月里讲述着人类的故事,讲述着大道。

高山必有峡谷,这也是大自然的安排。每到一座深山里,我都看到了峡谷中的流水和阻挡流水的石头。在峡谷中,我认为石头是好事者,它们无序地挤在谷中,或想与水交手,或想得到水的洗礼。看到如此执着的份上,水摸着它们的额头,一次又一次,终究,它们有棱有角的野性,被水磨圆了,磨出了光泽,磨成了人间的真宝。而人呢?人来到深山,听峡谷中传来的天籁之音,大自然的旨意,又悟到了几何?

## 一碗红皮猪肉 ■ 福建三明 张东香

细雨绵绵的夜晚,我睡得极不安稳,梦中的母亲对我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我捧着碗,追着呼唤:“妈,这是我的红皮猪肉……”母亲若即若离,离我总有几步之遥,呜咽着醒来,已泪湿枕巾。

我对母亲的记忆,骤然停滞在18岁那年。就在那年初,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忽然不适,平时辛勤劳作的她也从不觉累,后来却日渐疲倦,食欲不振,以为是普通的感冒,服药后也未见好转,后来愈加严重。父亲慌了,执意把母亲送到市医院做详细的检查,最后确诊为“肝癌晚期。”看着天塌般的诊断书,我们全家都懵了。

母亲曾经是家里的主心骨,任劳任怨操持着家中的一切。如今,病床上的母亲瘦骨嶙峋,那么柔弱无助。母亲倒下了,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,年迈的奶奶只能搂着年幼无知的弟妹默默流泪,而我守在母亲病床前,强忍着泪水装坚强。

那一晚,我守在母亲床前,可能是用了药的缘故,母亲睡得还算安稳。半夜,我躺在椅子上辗转难眠,听到母亲细微的呼唤,我赶紧起来。母亲睁开眼,握着我的手:“妮儿,我是不是吃不到你的红皮猪肉了?”我听着鼻子一酸,我亲爱的母亲,病重还记着所谓的红皮猪肉。

在我们客家,有一个习俗,女儿出嫁时,男方必定要送上一头涂了食用胭脂的大红肥猪(也叫红皮猪肉),寓意着爱情美满,日子红红火火。我知道,母亲这是放心不下我,想亲眼看着我心有所愿,心有所托,而我的心中最大祈愿是母亲能平安健康!

那一刻,我强忍着泪,抚摸着母亲的手,笑着说:

“妈,你不会有事的,我还等着你侍候我上花轿呢。”母亲虚弱地笑了,而我早已是泪流满面。母亲一生辛劳,最大的心愿也是为了我。

接下来治疗的日子是漫长而痛苦的。曾经那么坚强的母亲,被病痛打倒后,大多数时间昏昏沉沉睡着。清醒的时候,念叨得最多的是那一碗红皮猪肉。而我,只能趁着机会,在帮母亲梳头,或者在帮她擦拭身子时,刻意装出期待的样子,和母亲一起畅想着村里人嫁女儿时的场景,描述着那红皮猪肉的诱人,婚礼的热闹。末了,我就撒娇:“妈,你要尽快好起来,必须吃上我的红皮猪肉,不许耍赖。”也许受到我的感染,母亲总会欣然应允着。

在那段日子,我尽心尽力照顾着母亲。而我也知道,在那个时刻,是我这个女儿的一碗红皮猪肉在支撑着母亲,这已然成了母亲的执念。我曾经有过暗中庆幸,祈祷上苍怜惜母亲,也期待着会有奇迹发生,母亲的病情会有所好转。

可事与愿违,尽管我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,尽管母亲对我们有着多么的不舍,在霜染红叶的秋天,母亲带着无尽的眷恋,带着她心心念念的红皮猪肉,离开了我们。这,也成了我一生的痛……

五年后,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皮猪肉在红烛摇曳中,我长跪于母亲墓前:“我亲爱的母亲,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,红皮猪肉给您送来了,母亲,你收到了吗?”

事隔多年,对母亲的思念依旧。窗外,雨声悠然,我再次入眠,想着母亲能入梦品尝那一碗红皮猪肉……我亲爱的母亲,来生、来生咱们一定再续母女情。

## 红杜鹃
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

■ 刘宫英

南湖碧波映红船,  
井冈叠翠红旗展。

红星照亮救亡路,  
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
黄河滔滔驱倭寇,  
长江滚滚换新天。

橄榄枝白鸽披朝霞,  
神州有幸开遍红杜鹃!

大漠惊雷腾紫烟,  
碧海潮起纳百川。

北斗导航复兴路,  
万众一心莫等闲。

嫦娥翩翩舒广袖,  
长箭威威烈烈焰。

橄榄枝白鸽沐春晖,  
神州有幸开遍红杜鹃!

百年碧血把你浇灌,  
你是英灵不朽的灿烂;

百年初心把你浸染,  
你是信仰不老的容颜!

啊——红杜鹃!

## 夏雨

■ 安徽合肥 毛洪亮

骤雨注庐州,  
云蒸浣水流。  
长风掣彩信,  
落月解心愁。

二

残云布远山,  
木栅影斑斑。  
信步吟修竹,  
心轻在赋闲。

